

Art

本地劇團浪人劇場，在新的一年，賣萌，明年上演的《Bear-Men》，便讓人聯想到可愛得意的熊，但這個改編過不少香港文學為舞台作品的劇團，要在戲中談的，當然不止熊出沒注意，《Bear-Men》故事靈感來自西西的《縫熊志》，書中一隻隻由西西親手縫紉的熊公仔，精緻背後，卻隱含着傷病、痛楚的經歷。劇場亦然。 文：黃子翔 圖：蔡建新、浪人劇場

《Bear-Men》從「病」、「身體」、「父母」、「朋友」幾個主題，讓觀眾觀照自己。



《Bear-Men》故事靈感來自西西的《縫熊志》。



演員正在動密排演。



譚孔文希望該劇帶來喜感。

Info **《Bear-Men》**
 日期：2017年1月6日(五)及7日(六)/8:00pm
 2017年1月7日(六)及8日(日)/3:00pm
 地點：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
 牛池灣清水灣道11號
 網頁：www.theatreronin.com.hk

劇場熊出沒注意

《縫熊志》也讓他憶起七、八年前曾經中風，「我在想，如果我再中風，會怎麼樣？」而因為傷痛，他當時花了很短時間，把西西的名著《哀悼乳房》讀畢，她在書中述及罹患乳癌後的治療和心路歷程，他便從她舉重若輕、宛如散步的筆觸，得到一些安慰、療效。《哀悼乳房》也從此成了他最深刻的西西作品，「如有機會再改編西西的作品，可能便是這本書。」但他強調，傷病只是他與《縫熊志》的共通點，也只是創作的起點，「故事不會發展成文藝大悲剧，我甚至希望帶來喜感，就像西西那種不愠不火的語調。」

他說，劇中既有家庭的氛圍，亦有類似熊的角色——這當然是他理解的熊，像父親那種強大但缺乏行動力的形象，而切入就正是一場病，然後病者回溯過往經歷，雖然如此，他不想劇作很沉重、很黑暗。「我想觀眾有更多主動的想法，但同時我也要轉念，給予更多具體的狀態，去親近觀眾。」在改編過程中，他沒有請教西西，卻已經邀請了她前來觀賞。

《縫熊志》是西西的奇書，《Kara-Kara》又會否成了譚孔文的奇劇？

不愠不火

雖然不是全都看過，但譚孔文讀過最多的書，便是西西的作品，「只是比較起來，沒有重啟章的著作讓我看得那麼「入」，可能我和董啟章年齡差距不太遠，對某些事情的看法相似。」補敘一下，浪人劇場曾把陳冠中的《香港三部曲》，改編為《裸詠無邪》，也把他的《體育時期》，先後改編作《我的體育時期》和《體育時期2.0》。

他看畢《縫熊志》，坦言不是完全了解，仍然想加以創作，純粹是一種衝動，還有一個很深刻的意象，「西西以七、八十歲高齡，仍然很緩慢地一針一線的縫熊，旁邊有小孩子在圍着看，這個景象，我覺得很有趣。」他笑說自己經常感情用事和崇尚直覺，過往改編香港文學作品，當中無論是人與事與時代，他覺得有共鳴，便會提煉出來，展現為劇場，這次也一樣。

純粹衝動

「如果有西西的『粉絲』，很抱歉，《Bear-Men》是另一件事來的，希望你們能抱着最大的包容觀劇，我可能比陳果更加叛逆（陳果早前拍攝西西的紀錄片《我城》），一度引起文學界、文化界熱議。」浪人劇場藝術總監、《Kara-Kara》創作意念、導演及舞台設計譚孔文，這樣先言聲明。

一九八九年九月，香港著名作家西西，曾因癌病入院，手術後康復，因手術的後遺症致右手失靈，她遂改以左手寫作，並以手製布娃娃毛熊，作為右手的物理治療，著有《縫熊志》和《縫猴志》，書中圖文並茂，公仔圖片固然值得欣賞，細讀文字，也大有人文故事在其中。「其中一章《受傷的月熊》，畫面是一隻熊躺在玩具牀上，其他熊在圍着，文章記述了中國內地亞洲黑熊被抽膽汁的情況——她用了最少的資源，寫出了她對生命的關心，我很欣賞。」

Drama



《裸詠無邪》



《體育時期2.0》